イ 4
1544
47

雪履齋筆記

元　郭　翼巇　著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宋制屠牛之禁甚嚴劉後村有斷劉棠勘語云棠忝預鄉書顧以屠殺爲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在法曾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人殺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隣州計劉棠平日所殺何啻累千百頭罪至徒流豈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時劉棠送獄提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屬當盛暑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支蔓劉棠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

14
1544
47

雪履齋筆記

元 郭翼羲 著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宋制屠牛之禁甚嚴劉後村有斷劉棠勘語云棠忝預鄉書顧以屠殺爲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在官曾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八殺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隣州計劉棠平日所殺何啻累千百頭罪至徒流遞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時劉棠送獄提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屬當盛暑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支蔓劉棠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

劉棠酒坊肉店日下折除接劉棠以得解入而奏
刀市井躬放屠坦之業殊爲怪事乃後村據罪論
斷曾不假貸可見當時有司之剛執今私宰載道
或有倚庶宗爲坊店者城旦之律豈竟或虛設耶
張曲江因千秋節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
諷論新唐書所載如是劉煦舊史則云進金鏡錄
五卷言前古興亡之道上賞異之今韶州所刻金
鑑錄其第三章報國復興錄云唐世建業三遭女
禍五遇佞臣已見三綱矣今主上又喜張守珪進
營州雜胡阿犖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
散燕嫣之屬逃來狡黠面生逆毛後定敗國又有
蜀州司戶玄琰女爲上子壽王妃十年後女官令
上寵之賜名楊貴妃舉進入宮後曰女禍又始三
事定然安祿山者野猪之精也腹垂過膝史思明
者鵰鳥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者白鷳之精指爪
純赤比三人者成國事少敗國事多復有木子雙
木木易行金二人入相佞進國虛至天寶中安有
跡咻之距范陽千里烟塵引進契丹大燕安僭妃
縊馬嵬哭事承肅宗之人此時佞爲石分齡方見
王隱石塵離而復合也噫主上灑淚巴山艱行蜀

道家亡國破愍已變仇方慕愚直臣處主上有大
難齡有異僧一員內載般若茶具緇衣其至蜀中
難逼於梵宇開之難可釋也齡不避鐵鉞隱諱五
百年發千年後數興廢見之此章按自古藏緯諸
書類多謎語未有直指如此章者詞句鄙俚尤不
似曲江大手筆且天寶年號既已名白載入玄宗
何人定用此號改元耶種種可笑本無足辨而學
士大夫訪求金鑑錄不可得遂有以贗鼎為真物
而形之歌詠者良可謂無目之甚矣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甫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
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顓獨高而務
貢父曰子好奕棋請以奕為喻李重恩天下之善
奕者也與重恩敵者知之下於重恩或倍蓰或什
百重恩有不知者乎按貢父固是正論然師直之
語未為無見長於知君子短於覩小人張德遠已
蹈此弊但未可與介甫同日而論耳陳了翁說一
人碁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
教但使之隨行携碁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
彼碁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淺着未曾識教
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然則下於重恩者政未

必重恩之了了也

陸務觀云忠州最號窮陋白樂天詩乃有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氷之句忠州豈有此景當時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又鄧栟櫚云王涯讒樂天出為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寺然則涯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無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但可憐耳兩君一憐樂天一憐王涯輩然樂天江州數載徙倚匡廬瀑布之間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至欲引妻子抱琴書以終

老豈肯受人之憐若王涯輩者乃當如栟櫚之言耳

風雨積五六日江上初霽遙望天際作月白色間作淡黃色所謂卵色天也世人仰觀但見蒼蒼而已豈知蒼蒼者之變幻如許哉

阻風京口三日同泊千餘舟忽東風呼號耶許之聲如雷瞬息過郭璞墓迴視波間突兀眞所謂金山一點大如拳也前後帆影層叠懸掛遮却半江非兹地不能得此壯觀非滯石尤累日不能得賈船客船如許之盛乃知世間失意處反成就了無限

快事要須耐煩等耳

山兀然不動而已能使之斷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者雲爲之也觀雲可以慨悟身世

古來繪風手莫如宋玉雖雄之論荀卿雲賦造語奇矣寄托未爲深妙陸務觀跋吳夢予詩云山澤之氣爲雲降而爲雨勾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於用者也予嘗見旱歲之雲嵯峨突兀起爲奇峯足以悅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從[illegible][illegible]悅貽雖因襲而饒意味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不知何處得鬼骸骨武貞又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陡絶處列朱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髑髏也李長吉爲神仙作輓歌應非浪語

東坡云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眞拙者之慶又云一入荊溪便覺意思豁然此老生平快心只此兩處

峨眉縣所産穀品甚繁他處罕聞其名偶錄於此穀凡二十五種靑稈粘紫稈粘廣安粘蓋草粘柳條粘黃泥粘泡頭粘老鴉穀毛香穀白蓮穀荷包穀魚眉穀冷水穀還了債彎刀穀紅糯救公饑白糯

老來紅尖刀糯芝蔴糯猪脂糯花谷糯虎皮糯鴨子糯

凡鍊句之法短則欲掉如歐文忠環滁皆山也一句省去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欲逸如韓昌黎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一句字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

屈原作九歌篇名九而實十有一章朱子亦以爲不可曉或謂九爲陽數或謂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俱恐未然吳草廬云前之九歌屈託以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詞而已盍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耳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二夕鑿河遁去夫人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羅景綸備述其事張俊有愛妾乃錢塘妓張穠也頗涉詩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拓皐之役俊發書囑穠照管家事穠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撫不當以家爲念勉思報國俊具書檄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爲內助皆出微賤而

張穠由妾受封且蒙予諭褒獎又過於蘄王夫人之遭遇矣

張横浦先生論詩絕句大似妙喜偈頌固知其别有淵源至書傳統論語簡意超尤多先儒所未發其論仲虺之誥云說者謂弱則兼昧則攻亂則取亡則侮此大不然聖人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兼之亡而反侮之乎仲虺此言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虺既歷陳桀之罪如此湯之德如此則伐桀之舉乃當然爾何慙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湯之心也然又恐成湯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可不用而側用之則將有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在湯亦不可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六國可謂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旋踵而復失豈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亂侮人者反亡與如此可以知仲虺之意

孔子贊殷有三仁虛齋蔡氏乃曰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虛齋蓋本孟子貴戚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立論不知廢興存亡關於天命豈人謀之所能

及況紂又才智過人威權自攬實有難於措手者與霍光之行於昌邑者時勢異矣朱子所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是也虛齋殊欠審度

孟子至梁時梁尚未稱王列國稱王者亦尚少至徐州之會而後稱王者衆耳篇首孟子見梁惠王之王字與王必曰利等王字皆記者改稱之詞夫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縱使諸侯臣稱王孟子猶不予其僭豈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哉其爲大賢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顚持危者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若坐視宗社之危亡緘默而去豈人臣之善哉孟子於百里奚之不諫去虞入秦之事而賢智之是爲人臣懷二心者立赤幟也其意何居嘗考之春秋矣僖公六年春書晉人執虞公胡氏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書滅夏陽於前紀執虞公於後以見棄義趨利黷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胡氏發明春秋書法如此孟子願學孔子也春秋既絶其君孟子安得不恕其臣均一獨夫也湯武之放伐尙得爲應天順人百里奚之不諫將不得爲賢智乎聖賢垂世之旨政未可草草窺測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陳亢既在聖門何待伯魚告之而後得聞耶葢亢實子貢弟子何以知之觀其問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則為子貢門人無疑家語列於弟子中而史却無史公必自有據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力辨其誣以為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適與其字相符又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遂蒙惡名於千載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笑者政和間有舉子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為題此生答義引宰予晝寢得罪夫子為言主者乃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寢而熟寢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因語友人言宰我固在十哲之科只因白日一與華胥致使後世信為叛逆疑為奸盜睡魔之害事如此

畫家有劉原父七經小傳解晝寢云學者多疑宰我之過輕而仲尼貶之重此勿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如使宰予廢法縱欲晝居於內所

謂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仲尼安得不深恥之然則寢當讀內寢之寢而說者誤爲眠寢之寢竊意朽木糞土之誚正因其怠惰而致責若以爲非眠寢之寢則引類爲不倫矣宰我此一端既已致胡行亂走之疑又復來縱淫之誚不意擅言語者而忽招口業如許乎又安可以子由之辨

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而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于不忠不信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漢疏云犬司夜馬服勞皆能養人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近代袁　云古者養親有六珍之禮下三珍犬豕雞以犬爲重上三珍馬牛羊以馬爲重犬馬皆所以養親也二說俱較集註爲優而漢疏於語氣尤愜

諒陰二字朱子曰未詳按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古註之說如此

先進章如用之即所謂如有用我者蓋夫子得時行道必以先進化導天下不忘移風易俗之懷也註中乃云用禮樂似當詳審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疏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又云力之怪者異類也神之亂者邪魅也所以不語

莊暴見語好樂未有以對而問于孟子葢所語者既非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義之事遂不敢以率易而妄置可否耳 暴在戰國未嘗著名而事君不苟於以此益歎古人之難及

孟子論貴戚異姓之卿亦只言大槪而已微子去之伊尹放太甲於桐皆不論貴戚異姓也

說稱孟子長於詩書 其讀詩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其讀書也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其所以長耳

漢末之文惟出師二表忠義憤盈洵足以繼伊尹訓說命此外如魏武自敘雖云言不由衷然筆勢自是倜儻高柔取鹿疏簡勁滑稽尤不易得若邯鄲淳作孫叔敖碑以兩頭蛇爲枝首蚍又遺武餘典恨不與羲皇帝代同世等句蹇澁都不成語只優孟一歌較史記似勝

人未有不畏炎者畏也而反趨之與赴燈之蛾何異閒庭僻徑爽日淸宵有何不可寧耐政不知炎凉

二種畢竟受用安在陳簡齋詩云一凉恩到骨誦其語頓使兩腋風生

齊家治國只是耐煩成佛作仙只是忍辱高明人不能實證此地自不免客氣奔騰

作詩如作字橫匕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然亦有姣好而俗者有醜怪而清者要不在皮相之媸妍也

裴行儉爲行軍總管大軍次軍於此暮立營已畢行儉更命徙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此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歎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此事實出偶中行儉但知窪池之不可立營未必遽料是夜之風雨也既偶中矣遂因而神之若眞有不可窺測者觸類而長孫吳不過此法

疾病有非人力可爲者宋顯仁后韋氏兩目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請治其右報當不貲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蓋后自虜中回嘗與欽宗誓曰吾先歸苟不迎君者瞽吾目也道士固欲治之無益遂不治耳麗安常愈人

之病如神自患聾疾終身不能愈彼又豈少治聾之方哉醫家有祝由一科雖涉荒唐然鬼神之理自不可廢

顧愷之嘗以一厨畫平日所珍惜者糊題其前寄桓元桓發其厨後竊取而緘如舊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失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馮元成曰世以長康爲癡不知此正是海鷗貴勢戲弄桓元處長康本懷竟不能瞞元成于千載也曹操云本欲辱衡衡反辱孤此等處豈可莊語楫向

神仙傳每稱心影不偏者可以成道非平昔正心之力安能使其不偏有志於長生冲舉者患其欹邪須有那移安置之法子輿氏之所謂集義是也

吕黎與大顛三書眞僞之辨紛紜然道無凝滯行無繫縛苟無所戀着則山林閒寂與城隍無異等語似非他人贋鼎蘇子瞻與佛印東僕不知大顛何如人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眞僞直可置而不論

張祐孫魴皆以金山五言而傳然魴詩不及祐業已著之前人此後竟無嗣響者王平甫檻外風吹前

渡語江邊影落萬山燈大有俊鶻摩空之概郭祥正鳥飛不盡暮天碧未失豪壯本色而子瞻直許其三分應是未見廊下墨痕耳

金山一名浮玉山又名獲符山又名伏牛山又名龍遊山又名互父山又名澤心山一山而其名七金華楊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載於名籍者尚有金山其一也

峩眉山自趾徂頂爲七十里過于岱宗三十里孤絕高寒已逼西方佛界震旦第一山也其巔一名勝峰普賢大士所居

范蔚宗嘗言以文傳意以手送文以文傳意自不須註脚以手送文非工巧都志直濟自然之境者未能遽解譬之飈起而雲飛揚潮來而海震蕩作於不自知動於不容已何關人力思索

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憂有喜有毀有譽刪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這邊推去那邊此天地鬼神之所不能也其間分數之多寡或有偏在一邊者亦但就百年以內評量耳試從歷刼曠觀定無銖兩畸重

孔子論中庸之聖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他日贊乾

初九乃折爲二語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遯世自我而言不見是自人而言遯世上有獨寤寐言永矢勿諼之樂至於不見是則所謂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幾于俯仰跼蹐到此而能無悶直是不見一物洗心退藏之學何以復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安有亢龍之悔哉

颶風浹旬檣檝七晝夜長年苦于守候今日遂衝浪側帆而去念此七尺幾危于蛟宮鼉窟歷可指數徒以一飽無時遂成往來熟路東坡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石湖云若使一壥供閉

戸肯將青雀易柴扉有道人自不作欺誑語也

晉方技有常盧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盧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盧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爲盧曰此稻又欲得生楊慈湖先生偶因盜園蔬者詢守僕何道以防之守僕余姓者曰須捹少分與盜乃可先生遂釋然曰吾師也常是體物之仁余是處物之智因時而施更有何事窘我

註疏射不主皮言古者之射兼取禮樂容節不但以中皮爲善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故孔子抑之

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爲力不同科言古者爲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强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此說甚異 此下原本闕

又云取蝙蝠倒掛曬乾和官桂薰陸香燒之辟蚊

除家塾事親曰巳丑卯辰日祀竈以猪首吉五月朔日不宜出錢財夏至淘井可去瘟疫五日取蝦蟆曬乾瘧發早男左女右臂上挂帶勿令知之立愈 此條又云上疑有闕文原本另作一頁今附刻於此

禮儀志曰夏至浚井能改水朱索縛柳杷桃結印爲門戸飾可止

日聞錄卷一

元 李翀 撰　綿州 李[redacted]元 雨村 校

周禮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按旌與節非一物符節以合符爲信璽節以印封爲信則旌節以旌旗爲信又非瑞節之謂也旌節旗類孑孑干旌招虞人以旌爲其有柄可揭有斿可垂故能建之於城來者可指以爲望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考其意制一物中分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

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上公以九爲節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皆是禮也守邦國者以玉爲節守都鄙者以角爲節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爲守土之信矣是皆兩判可合無柄無斿非旌旗之比也後世但見周官旌與節同出而聯文遂以旗爲節誤矣且三節之用皆輔以英簜英簜者斷大竹兩節間以爲函也漢世之節則可仗可執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仗節牧羊節旄盡落漢節本垂赤旄因戾太子之變而加黃旄則此節正與旌類不復古制矣宣和鹵簿圖曰節者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盤八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漢官儀節以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毦三重崔豹以爲秦制也今王公通用之則夫以旌爲節秦世亦然漢特因之耳唐命節度使有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則是節變爲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用竹不用木者正是附以英簜之義以求近古也簜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簜之簜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漢人疑其爲竹而遂用竹爲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謂爲畫函未

必不是加畫于竹以嚴其制也漢武天漢二年遣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特節虎符發兵遂捕盜賊以軍法從事得斬二千石以下後凡銜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蓋自漢始也自漢以下又有所謂建麾崔豹曰麾所以指麾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是則自八主以至二千石皆可建以麾也

古者使有節傳節操也瑞信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長一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漸長數尺傳則馳傳也謂奉之而疾行也傳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於上又以一板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

爲信也魏武奏事有急則以鷄羽挿木檄謂之羽檄說文云檄以木簡爲之長尺二寸若戰克乃書帛於漆竿之上以明告中外名曰露布漢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時劾宦官用事欲衆聞知亦爲露布

古人拜稽首揖各有差等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言魯據周禮不肯答齊稽首也蓋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也公羊僖二年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文六年趙盾北面再拜稽首

注以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拜手即今叉手謂身屈首不至地白屋者庶人屋也春秋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黃色也案此則屋楹循等級用采庶人則不許是以謂之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及官寺皆施朱非古矣南史有一隱士多遊王門或譏之答曰諸君以爲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注云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木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也是故山節藻梲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其屋當白屋也白茅覆屋古今無傳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室旣飾以朱故曰朱門又曰朱邸以別於白屋也故凡庶人所居皆曰白屋矣

誅責也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孔子曰於予與何誅其在國法雖小罰皆可名爲誅也漢法不下殿門罰金四兩蹙路馬之芻以爲不敬有罰他馬有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乃與路馬齊行是謂之齒有罰故曰齒路馬有誅愼子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

此有虞之誅也斬人支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當世用刑而民不從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揚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是也說文曰門扇鐶謂之鋪首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輔闥歷金鐶之華鋪是也風俗通又引百家書曰輸般見水土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鏂音謳今俗謂浮漚丁者也劉孝威詩金鋪玉瑣琉璃扇花鈿寶鏡織成衣江總詩兎影脉脉照金鋪虬水滴滴瀉玉壺沈佺期詩粧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古者印綬必自佩之天子視朝璽亦自佩也漢元后傳高祖即位即服秦傳國璽王莽時孺子嬰未立璽藏長樂宮故昌邑王傳所謂而聽入脫其璽綬乎按此天子之璽每朝必自佩之也

魚袋本唐制也葢所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題云某位某姓某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右一者也左則藏之于內

或有宣召卽內出左契以與右合而參驗之也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已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左魚之外又有勅牒將之故兼名魚書武后改魚爲龜宋襲唐制案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而爲顯榮則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

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開元初勅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至宋玉帶則出特賜須得閤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後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刱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

金魚不用自此遂爲親王故事

唐天寶元載勅麵以三斤四兩爲一斤開元九年勅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皆以秬黍爲定又通典叙六朝賦稅謂王制曰古者百兩當今一升秤以三兩當今一兩尺以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註云今謂卽時蓋指杜佑之時也唐時一尺皆六朝制一尺二寸也

宋二相以下階銜分左右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因坐位而致悞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名曰左遷漢法仕於諸侯者亦名爲左官則以左爲卑其

來久矣

瓊說文赤玉也左傳楚子玉瓊弁玉纓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是玉不分言也今人以瓊比雪梅誤矣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玉篇葑蕪菁也菲菜也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爲貴羊首牛首肩臑心肺皆上體也至於脣腸臂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汚穢也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不棄下體也

古者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有所謂廝養者廝析薪者養養馬者今人稱從人爲皁

隷稱奴婢爲重臺又古者諸侯之臣自稱於天子曰陪臣陪重也

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詔天下惟西番一詔用青紵絲書粉詔文繡以白絨穿珍珠網于其上寶用珊瑚珠蓋之如此齋至其國張于帝師所居殿中可謂盛哉

古無紙專用簡牘簡以竹爲之牘以木爲之鄭康成釋詩別爲注文以附毛公本文之下以片竹書之故特名之爲箋其字亦從竹

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

府色目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
近年以來正官多不識字至正年間淮東有一路總
管在任省劄行下辯驗收差課程錢穀喚該吏怒曰
省劄云便檢錢許多鈔在庫如何不便檢錯以辯驗
爲便檢也又一縣令修理譙樓讀譙爲醮又讀覇管
爲覇管又以首領官只管祗候至今以爲笑談唐蕭
炅爲戶部侍郎素不學一日在中書讀伏臘爲伏獵
嚴挺之譏之曰中書豈容伏獵侍郎耶
月者太陰之精其行之道一斜帶黃道有遲有
疾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十一　□在黃道

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日照□照之則見其
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鄭夾漈云月望之日月相
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
側人觀其旁故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
裏故不見也揚子雲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
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理固該盡而不如沈括之言
能發越其狀也沈括曰月如銀圓圓本無耀之乃有
光矣用其說思之則其魄是銀圓之背日而暗者也
其明是銀圓得日而光彩溢者也月十五日兩曜相
當銀圓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爲滿也

此所謂人在其間而盡覩其明也過望則月輪轉與
日遠其圜但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
爲魄此所謂人觀其旁而不能盡覩也究其實致則
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鄭氏
揚子之說旣得其理沈氏耀圜之說又能盡發其狀
矣張衡曰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日則日蝕値
星則星亡朱子曰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
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一週
天月則二十九日有奇而行一週天又逐及日而與
之會以成陰陽寒暑之節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

光都盡而爲晦巳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
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
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蝕
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蝕是
皆有常矣傳曰天有十二次日月右行每晦日共會
於一次之中名之會朔次者位也日月所會謂之辰
卽十二辰之次也葢以九州之地十二國之分野繫
焉正月會于亥娵訾之次衛國分野二月會于戌降
婁之次魯之分野三月會于酉大梁之次趙之分野
四月會于申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五月會于未鶉首

之次秦之分野六月會于午鶉火之次周之分野七月會于巳鶉尾之次楚之分野八月會于辰壽星之次鄭之分野九月會于卯大火之次宋之分野十月會于寅析木之次燕之分野十一月會于丑星紀之次吳越分野十二月會于子元枵之次齊國分野

凡官寺吏卒以晨餔兩時致禮俗呼衙府說文云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則凡官府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敬當用衙餔字府餔聲之訛也

背嵬者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稿簡贅筆云背嵬即圓牌也以皮為之朱漆金光煥耀向日郎令軍旅所用者

至正壬辰平江郡守六十差民言於舊城址下得一石上鐫云三十八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為列國不在常不在祥切須欸欸細思量旦卜水暮愁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右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訪問不得其實子後於松江偶見前人一日錄亦載此語乃知此語不特見於平江蓋已讖於前矣

至正甲辰秋七月十七日夜雷電大作餘杭武康山中一時洪水泛漲山石崩裂數十餘處大風拔樹漂

流民居山路化爲溪澗溪澗反塞爲平路死傷者衆
後二年有兵興之變

國朝通例婦人犯鹽罪坐夫男至正丁亥李堂卿爲
兩浙運司海寧州一婦人犯私鹽止有翁在李改一
檢云舍翁論婦於理未然舍婦論翁於法未當合下
仰照驗施行遂兩釋之可謂權宜矣

至元年間徐子方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內漏
落頭行一聖字吏欲問罪以爲不敬徐公改檢云照
得來解第一行脫漏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去仰
更別具解申來亦可以爲吹毛求疵之戒

晉魏之後官至貴品者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卽今
官府前乂子是也周禮謂之梐枑木也互其木遮闌
于門

西都賦後宮蘭掖椒房乃后妃之室呂向曰掖庭在
于左右如肘腋也

古者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
曰幕府

古者斬人必加鍖上而斫之故曰伏鈇質質者鍖也

扁題字數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
成殿則曰大成之殿不知起于何時

羅國器杭州人後至元丙子爲行金玉府總管有一匠慢工案具而怒之同僚問其故羅曰吾聞其新娶若撻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口舌之餘則有不測之事存焉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具逾年而杖之人莫知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必以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故緩其事然法未嘗屈焉二事相符仁人之用心也

國初杭城每歲三月初八日迎佛會有一士人建言欲援例迎夫子事上有司申省省送江浙儒司定議省典傅景文作詞云省府相度當爲不爲與不當爲

皆非聖人之道孔子之敎垂憲萬世今杭州路申前件事仰速送江浙儒司攷覆典故稽諸經史可以施之于今行之于後無愧于古保結連呈

托歡（舊作脫懽今改正）爲浙江相日忽御賜龍衣一襲纔服於身偶一宣使在傍研墨失手悞濺其衣[illegible]使大懼叩頭請罪丞相徐徐笑曰汝非故也何以懼爲又一日有一省典僞省文傚丞相押字事發屬司欲送理問案治丞相取其文觀之手裂其紙乃曰此押字正是我的如何是僞置之不理其大度皆此類

阿掄特穆爾（舊作阿憐帖木兒今改正）北庭王一日訪西鎮國吉

哩什廸舊作吉剌失的今改正長老長老迎之甚喜留坐囑侍者取床後好酒一尊爲禮長老執盃王盡飲之長老曰尊客遠來當進兩盃王復飲之廻盞及唇長老大驚乃釃醋也卽欲捶侍者王曰酒醋皆米爲我不厭之何怒耶長老怒不能釋王曰汝留我坐須勿怒我有佳醞取來盡歡而罷

至元年間有一御史分巡民以爭田事告之曰此連年不絕官事以爲務停御史乃曰傳我言語開了務者又至正年間松江一推官提牢見重囚問之曰汝是正身替頭獄卒聞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知府怒曰三十七打罷這廝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問之曰見有人否一言之失書之史册百世之耻可不慎歟

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愚謂三世仕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浣濯補綴必欲鮮華食不肯飡蔬糲菲薄必欲精鑿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顓蒙窮奢極欲而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

白玉蟾降筆跋其像云這先生神氣清玉之英蟾之

精三光之明萬物之靈大道無名元亨利貞

趙子昂令陳鑑如寫神援筆至唇乃曰何以謂之人中今乃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間指此謂之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此以下口及二便皆單竅成一泰卦耳故因此名中也滿坐嘆服

眞西山題一三教圖佛道同坐夫子拜下題云老子喜說虛無釋迦只談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又一三教圖題云子曰佛說道言所喻無非至理三人必有我師一以貫之曰唯

江行錄云禽鳥翻飛天色昏淡雲行急頭顯熱日月昏暈星宿動搖燈火焰明作聲皆有大風之兆當預防不測又云酉毛招風乙酉丁酉日燒三歲雄雞鷄羽揚灰風立止

楊州路儒學書閣魁星贊曰杓擕龍角魁枕參首神哉變化蹴踏星斗弭風駕雲遨遊帝旁斡旋樞極霖雨八方

三代後惟佛爲盛爲佛者曰佛能爲福田利益也非者曰事佛求福反更得禍佛不足信也爲佛者曰福祚皆佛報應也非佛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所墜之地不同故貴賤各有殊途天下本無佛也

以愚考之佛豈爲禍福者哉禍福自各以其類至爾
豈佛之所能爲哉佛本自謂西域國王之子正以厭
苦人間事捨俗出家而稱佛佛之言覺也覺人世之
事皆非也爲佛而惟求寂滅死卽已矣無復餘事也
安得旣死之後尚爲禍福如今人所云者假如今之
說能爲人禍福也爲禍福於昭昭使人皆期頤也世
豈有人皆期頤者乎免貧賤使盡富貴除災阨使盡
安樂也世豈有盡富貴盡安樂者乎爲禍福於冥冥
使有罪者出之地獄置之天堂也死者或萬人求佛
牒而出之者日亦萬人是天下之造惡者皆得生天

閻羅王之司存遂可廢罷而佛爲幽冥中受囑行私
不顧是非曲直強霸公事之渠魁也有此理否乎佛
其肯爲之乎閻羅王其肯徇之乎然則何爲而有禍
福之說也嗚乎是可知矣世俗傳訛覿面不同字經
三寫烏焉成馬況隔萬里之遠又經重譯而來其有
雜僞孰從而辨故凡禍福之說特冒佛之名皆吾中
國之人依倣而托之者也佛書之初入中國也僅四
十二章本不言禍福其說知足本於老子其書分章
本於孝經蓋中國之譯之然也言天堂則宋玉天門
九闗之說言地獄則宋玉幽都土伯之說言輪回則

漢書載鬼之說因列子寓言西極化人遂生西方極
樂因離騷寓言女岐九子遂生九子母因鄒衍以禹
九州演爲九九復演爲九之又九遂增辰爲十萬億
國土因道家謂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常相隱
避以爲光明遂推廣而爲日月循環須彌山照臨四
世界因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於是謂一切
衆生皆有佛性汝等來世皆當作佛因墨子言兼愛
視其鄰之子猶其兄之子於是謂一切男皆我父一
切女子皆我母因老子言爲吾大患者以吾有身於
是謂肉身爲血肉皮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因老子

言可道非道可名非名於是謂一切有相皆爲非相
因莊子言死灰其心槁木其形於是謂禪寂入
定坐脫立亡凡爾皆吾中國之人譯之然也佛
書之稱自西域來者不出此數端而已皆譯者偏獵
中國之書而爲之其後雖稱唐僧取域經律論輳成
三萬五千四十八卷其事通鑑所不載唐僧法明欲
諂武后爲彌勒下生譔大雲經四卷上之朱文公謂
楞嚴經本只呪語中間道理皆房融添入李伯紀之
子謂維摩經是南北朝時一貴人所譔黃山谷亦謂
普通中事本不從葱嶺來司馬公又謂佛書獨般若

經最多至六百卷後人撮其要爲心經而圓覺經裴休所爲葢皆文人綺語艷而眩人世俗悅於其文因反指爲佛之精語耳漢末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經北魏董謐獻服餌仙經宋妖賊亦嘗爲五龍滴淚經占候則有地母經讖語則有博文經況譯經有使潤文有官其制近宋尚存太平興國中置譯經院延梵學僧翻新經每歲誕節必進新經佛滅度已幾年而經乃有新經唐三藏後取經者何人而經乃有歲進其曰經云者漢人名孔子之書爲經故亦例名其書爲經不知經之言常也孔子之道萬世常行其書可以

名經佛說無常正與經相反不可以經名也其寺云者葢因漢世處天竺僧於鴻臚寺故亦就名其屋爲寺不知寺之言侍也鴻臚官舍近聯禁署所以名寺佛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正與侍相反不可以寺名也其曰齋云者因三代齋戒以事鬼神爲齋故亦飾名其歛膝就食爲齋不知齋之言齊也端居靜念其心齊一可以名齊飲食人之大欲佛法節其所欲日僅一得食及其僅而得食飢渴已迫貪饞乘之其心紛亂正與齋相反不可以齋名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以聖帝明王大濟生民爲功德今乃梵唄歌聲

花鼓優戲亦名功德老子以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名三寶所指者德也今乃自貴其身與佛與法亦名三寶古人席地而坐講說者中晉三席空地以備指畫席各三尺三寸三分合而成丈因名方丈所指者地也今說法已別有堂復崇大其寢室與佛殿相崢嶸亦名方丈衆生之字本出祭洪供養二字本出左傳布施之字本出鴻烈於意云何本後語何以故本晉人語精舍本曹操語庵本王充語門徒本漢人從學之稱寮本古人同官之稱前資本唐人仕宦者已去官之稱今佛氏皆襲用之攷其字義則何往而非此猶襲取吾書之語也至於自爲門戶尤更紛紛佛一也而分爲三曰律曰敎曰禪律一也又分爲二曰賓待律曰南山律敎一也亦分爲三曰天台敎曰賢首敎曰華嚴敎禪一也復分爲五曰雲門宗曰法聰宗曰潙仰宗曰曹洞宗曰臨濟宗凡此紛紛皆出近世又孰爲佛之真耶因嘗論佛與道類也道之說出中國書同文不經譯難於爲欺者也猶且無所不用其欺黃帝所葬橋山而云乘龍上天老子死於中國而云乘青牛出函關老子亦人也而云部母左腋而生生而髮已白甚至劉安以謀逆族誅而反誇鷄犬亦

仙葉靜能以逆黨梟首而尚侈大師靈迹難於爲欺
者其欺猶至此甚佛之說出遠夷書不同文屢經翻
譯易於爲欺莫此爲甚其欺又將何所不至乎佛書
言十萬億國之西有極樂世界猶道之言海上有三
神山也佛書言極樂世界有無量壽佛猶道之言三
神山有長生不死之仙也彼皆知人情貪生而惡死
樂富貴而悲貧賤故特鋪張華侈窮極人欲指空書
無切中其心體以深入之佛書剽竊於道家之說
其說彌巧道言三神山近在海上求長生藥不得方
士往往腰斬伏辜佛書推遠於十萬億國土之外無

可究詰者矣道言安期生等庶幾可遇而無其驗佛
書謂托生西方在此身死滅之後一切推墮於茫昧
而不問矣夫佛亦人耳亦禀天地之陰陽亦受父母
之血氣亦衣食以治生亦老病而死惟其棄王公太
子而出家辭宮居服食而行丐絕類離羣獨潔其身
前乎此時未有此人故見以爲異聞者益以爲異四
海之廣千載之遠傳而聞之者愈益以爲異增飾
誇大漸至於誕而好事者因附借之爲僞書耳以生
日而九龍吐水幼時出遊四門是生即爲佛矣何爲娶
妻生子方稱出家修道又曰天龍八部國王大臣皆

來座下以聽說法已受人天供養矣何爲跣足持鉢自出乞食行道又曰眉間放白毫光照見東方十萬億國土皆在座下以聽說法是天竺以東無一國不在其法會矣何天竺在月氏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所隔不過拘彌可賓西夜德若條枝案息大康數國自洛陽東至大海僅踰千里卽與大海中日本國爲界日本以東有去無返人舟不可復回方言謂之瀉書傳謂之尾閭殆卽天地極處是天竺以東纔十餘國而大言十萬億國可乎若天竺以西則班超嘗分使至西海極處自中國而往行四萬里又安得

大言天竺之西過十萬億國更有極樂世界無窮無盡者乎蓋嘗訝其欺誕之太甚戲問佞佛父母所生血肉之軀也何爲而有丈六金身曰旣成佛而變也余曰血肉柔者也尚變而爲金之剛齒與骨剛者也何反不併變爲金乃以常人之齒骨來中國爲羚羊角一叩而碎其人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中年出家晩年成道僅年七十餘而終不知於何時說法而經至有八萬四千卷之多曰佛能縮無量劫爲刹那頃人見其住世甚短而不知其說法之時甚長也余曰佛若自曠劫以來卽便說法則縮長爲短無由可知今

明云生周昭王之二十四年沒於周穆王之五十二年歲月有定於何而縮亦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以人間爲苦海人事爲火宅唯恐去之不速幸而一旦得死是脫苦海離火宅得返安樂清凉之界也宜何如其善今乃十大弟子噫嚶涕泣無異世俗兒女子悲戀之情是以生爲苦耶死爲苦耶人世爲樂耶佛國爲樂耶又驚怛不知所對凡若此者何也譔佛之書務佛之神故肆其誣誕務以驚動愚俗而不暇計其理之所無說之易窮也此其爲書以誇佛者其欺已如此若其假佛以說者其欺又豈爲少哉佛書莫重

於金剛般若其說主於蕩空若曰如來說佛卽非是佛是名是佛大要不出此一語而止乃復從而遍引事物曰卽非某是非某以至涉爲千百無非此一語而佛亦何若是之不憚煩因其一語演爲一卷歐陽公謂佛書數十萬言數談可盡正指此類今乃謂金剛[illegible]未入中國尚千卷一語已演一卷更演千卷乎又莫重於法華其書號爲大乘乃高自稱譽謂若持此經當獲其福若此書正非此經而特出於他人之贊揚者不知法華正經其果何在其言天堂謂三十三天其上一半本身皆有光明至山腹下始仗日月

之光大抵光明在上其下無有不燭若其上一半合十五天諸天之光豈不能下照而待日月以補缺諸天光明豈流螢自照者耶其言地獄謂最下爲無間地獄無數罪人亦滿是罪人之在地獄如鷄子黃充實鷄子殼無復更有餘地則刀山劍樹於何地而設凶險牛頭獄卒於何處而施拷掠又謂地獄火燒日夜之間萬億成壞是罪人哀慟其中亂起亂滅細於微塵速於瞬息豈復知有苦惱而司地獄者亦何時而定其罪成其獄耶他如既說無常又言常住既言一塵不染又言萬法俱攝既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又言佛法付托國王大臣既說不可以色求我以聲音求我又言黃金布地音樂自然既說佛以多刼修來方得成佛又言衆生隨念卽得往生既說大阿羅漢屢刼修行未得成佛又言阿闍世王弑君殺父當入無間地獄一求事佛卽得生天言語反覆如此果何者爲佛之眞耶甚至如如居士語錄稱捨田一畆入寺生某天出某經入寺費湯一勺壞爛其身出某經佛於桑下不敢三宿於何有寺而令人捨田佛既不曾有寺於何設浴而禁人費湯此等之經果出於佛否耶或出於佛則捨田之賞何如此之大濫費湯

之罰何如此之大慘佛號以利益一切爲心乃不量本情不問輕重貪忍自私一至此極乎佛書之多欺僞至此益彰彰明甚而僞爲佛書者之謀衣食窮廹一至於此亦可哀矣奈何浸淫之久尊信之篤無一覺其爲僞然有一說可証其僞日月東出而沒有目者所共覩今乃云日月無出沒乃從須彌山循環而轉若果其然當以循環之漸次爲昏明何爲天下之廣皆卯而旦酉而昏亦當以東西之相望爲均平何爲一歲之間冬夏有長短朔望有交蝕是其言日月者旣妄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所經行不過一百七萬四千里明歷者所共知今乃云須彌山外先以七重寶山山各四萬二千由旬七重由外維以二十三重之林林之間各有池亦數百由旬由旬者華言四十里不知合而計之當幾億萬里若果其然則日南之邑北景陰山之地夏雪何爲天地之間南北相去無幾四夷之外皆海四海之外皆冥漠何爲周匝皆水不見高山巨林次第層地而登天是其言天地者又妄矣天地日月人所知見者其說且妄況其言天地日月之外人所不知不見者乎考論至此是灼然無須彌山無須彌山則無東西方十萬

億國無東西方十萬億國則亦無此世界外三千大
千世界彼愚不肖者眞以爲有而惑之則大可憐爾

吳中舊事卷一

元　陸友仁　著　綿州　李調元柟　撰按

吳中山水清嘉衣冠所聚今其子孫往往淪落
而無聞其遺風餘俗邈不可考故因暇日𥹳記
舊聞凡一百餘事庶貧郡乘之萬一云爾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
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大父晁公善按大父上疑有脫字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子晁
公字畫亦淸麗以爲珍玩詩云魏人野戰如鷹揚吳
人水戰如龍驤氣吞魏王惟吳王建旗敢到新城傍

覇主心當萬夫敵麾下蒼皇無羽獵塗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奔津橋橋半徹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橫飛秋水空鴨驚徑度秋雲缺奮迅金羈汗沾臆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扶主時平日主君須愛惜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爲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荊公有場屋之舊荊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江州致仕歸吳按宋史師孟致仕在知青州之後此云江州恐誤適荊公在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荊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荊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蘇子美云吳中渚茶野醞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遂終此不去

諸詢字承叔隱君子也鄉人罕識之章丞相程光祿

尤與之厚善

林德祖處云余家自伯父皇考洎諸父奉王大母太母來居于蘇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今帶城橋儒學坊爲吾家榜也橫山之寶華華山之博士塢吾家三世之所葬也華山有智顯寺宋紹聖四年知樞密院事林希請爲功德寺遂加慈顏之額林氏墓在寺後

穹窿寺有米元章題草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狀元不會移徙 按盧熊蘇州府志云寺舊有米芾大書詩兩壁今毀不存矣又吳郡志載吳中讖語日穹窿不移狀元來歸淳熙初山中大石一夕自東徙西吳縣黃由遂狀元及第云云此段文不連屬疑有訛誤

林樞密家在寶華山下故書手澤多爲人所得余家藏其手書左傳訓練二帙末有題字云姑蘇林子中借錄于家藏辛卯仲秋中澣歲大水霖雨不止 按此下疑有脫文

紹興中有于古塚得故外黃令高君碑隸書殘缺乃東漢高彪漢書傳云彪吳郡無錫人後遷內黃令帝敕同寮臨送祖于上東門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卒于官史以外黃爲內黃誤矣當以墓碑爲正稿簡贅筆 按宋詩紀事章淵作槁簡贅筆原本訛槁為橋今改正 隸釋云紹興中吳郡取土于郭外而得之今碑在郡齋

章伯深淵言吳中風俗上元夜鐃鼓歌吹喧街市謂之旱划船

龍溪會旼彥和會稽賀鑄方回二家書最多其子獻之朝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校二家並居郡中今西山羊腸嶺有彥和之父墓碑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機事皆豫遙知盖出神至虜廷而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爲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張子賢聞之公之族子誾

彥和云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籞下至墟墓間珍木亦遭發斸山林所餘惟合抱成圍或擁腫樗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至庚戌春宣撫使周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盡棟梁之材析而爲薪莫敢如何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時之厄耶

宣和間朱勔應奉進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閤門宣贊舍人弟勣閤門宣贊舍人汝猷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

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絺繹約絢緯綬(按原本綬作緩今改正)並閤門宣贊舍人綽紳並閤門祗候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初籍其家悉追奪竄嶺表

宣和癸巳春勔採石太湖黿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有白公檜世傳白樂天手植也創造二大舟費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間河渠淺淤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是秋方至京師詔置于艮嶽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金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兵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捲入水相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襲也欲急走屯通惠鎮爲失印所撓留吏求之吏禱于馬鞍山神曰靜濟侯者曰苟不獲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以蹋車涸之舂插如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亡泥中矣(墨莊漫錄)

新唐書載張籍和州烏江人而張洎作張司業詩序云籍蘇州吳郡人二者無可考證今烏江縣有張司業宅則疑傳載爲是余因以詩集攷之有贈陸暢詩

云共蹋長安街裏塵吳州獨[illegible]未歸身胥門舊宅今
誰住按原本吳州作吳門誰[illegible]作誰在今從本集改正[illegible]過西塘與問人由
是可知籍吳人無疑矣抑亦[illegible]烏江耶
府署之南名吳會黃外反坊按後漢蔡邕傳亡命江海
遠跡吳會音與會計之會同注引會稽高遷亭竹掾爲笛事
又諸葛孔明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爲會
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
功曰吳會僣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
猶言吳越也葢不獨謂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
而然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即吳郡會稽也

吳郡多謂人爲獃子唐韻云獃小犬癡不解事者
慶歷間安定胡先生在吳學蘇子美被誣退居滄浪
亭太常博士陳虞卿壯歲致仕而歸吳人稱三賢人
胡先生以教子美以文虞卿以德勸天下
程若筠吳中道士善畫嘗召至京師
秀峰寺西二十里至三洋有福林寺寺門石幢刻唐
咸通年又云土當慶忌尼寺葢寺舊名云字已漫滅
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雨則大小麥不收諺云甲申
猶自可乙酉怕殺人
范致能有會敵夜步詩云忘却下樓扶我誰接䍦顛

倒酒沽衣貪看雪樣滿街月不上簾輿步砌歸步屧吳語也雕簷綺戶倚晴空如畫曾是吳王舊臺榭自浣紗人去後落日平蕪行雲斷幾見花[illegible]謝涼闌干外一簇江山多少圖王共爭霸莫閑愁金杯瀲灩對酒當歌歡娛地夢中興亡休話漸倚遍西風晚潮生明月裏鷺鷥背人飛下余每登姑蘇臺讀潘庭堅柱間洞仙歌輒徘徊不忍去元統三年冬郡守濟南張侯新修北臺易去舊柱遂不復存庭堅淳祐中嘗為浙西茶鹽司幕幹官鄧道樞字應叔綿州人端平甲午隨魏文靖公舟下瞿塘峽越五年抵吳案此下疑有脫文

僧妙應者俗姓童鄉人呼為童和尚妙于刻石居隆興寺嘗模廬山王翰須菩提像刻寺中其碑陰作天台五百尊者筆法奇古又于虎邱作石觀音像亦佳淳熙中人

五柳堂者胡公稷言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故址所謂臨頓里是也

楊懿儒按吳郡志儒作孺字彝父其先浦城人與方子通同時號吳中二老

楊友夔字舜韶有文行許彥周云舜韶長僕十餘歲

向同在姑蘇時盜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閶門城南荒古坵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可傳世也

孫實字若虛郡人少負俊聲特好滑稽談笑有味壯游鄉校同舍多出田里富家以孫之貧不甚加禮而一牛姓者尤所侮玩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中有云腰帶頭垂尚有田單之火幞頭角上猶聞甯戚之歌賦成聞者絕倒是時樂圃先生朱長文爲州學教授命其父試飭之遂發憤適京師入太學登第而歸仕至朝奉大夫知光州卒

丁晉公自光州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堂宇甚古有層閣數間臨其後諸孫德隅善篆亦工于四六

鄭宣徽戩字天休居皋橋葬橫山

林槩字叔平本長樂人徙居吳中有子六人曰希字子中旦字次中郃字才中顏字傳中相繼俱登科級二蚤卒希爲知樞密院事謚文節旦爲殿中侍御史郃爲顯謨閣學士謚正肅顏爲光祿卿希之子虛中詞科旦之子虙亦登第有文行郃之子攄賜出身爲中書侍郎近世儒門之盛必推林氏云

王仲言聞之陳齊之云林叔平仁宗朝老儒也其子

希旦郃潁俱擅克家之業叔平沒時有二子尚在襁
褓未名既長兩兄乃析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旦
曰郃曰潁後皆爲聞人號衣冠名族

葉少蘊云今言平江府爲吳下灌嬰傳云渡江破吳
郡　下吳郡蓋平江也下概言之猶稷言稷下敖
倉言敖下云爾

潘勻字叔治登第爲吳興都掾後絕意祿仕遍遊天
下佳山水有雁蕩百詠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
終始之義也後果以癸日卒甲日殯

葉少蘊又云吾鄉有老儒方惟深者字子通能詩嘗
爲王荊公所知用意精苦所居陋巷終日閉門遇有
詩思即又閉其室步行其中引手瞑目若與人語或
空中搏拏跳躍故里人戲之爲方捉鬼子通嘗徑造
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詩壁間云何年
兀突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栢乘興閑來就榻眠一
枕清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地中誰有千年宅
來往何必見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洒落如此釋
仲殊一日訪子通留詩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相
逢小樹東依舊清源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
其淸簡矣

陳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父侁字復之娶林大卿旦之女大雲翁處之妹與陳瑩中交甚契瑩中謫廉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定夫深得治氣養心行已接物之要故其子亦爲道學之士齊之因外家居于步里終日閉戶研究經史號唯室先生有步里客談漢唐論行于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羣號二陳章氏本建安人郇公之裔後徙居於吳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質夫樞密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爲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

吳郡城北五六里有一大冢在官塘之西相傳爲唐陸宣公墓故其地名陸墓水名陸塘淳熙間有于墓傍得遺刻與所傳合郡人周虎張震發皆紀其事或者謂公雖郡人生于嘉興自貶忠州別駕薨于忠州其喪不曾還吳嘉興寶華寺乃公故宅按忠州圖經陸宣公墓在玉虛觀南三十步豈嘗藁葬于此又謂公已歸葬而忠州特設虛冢爾

郡治之東有和令坊今名槐樹巷或以爲楊和王存中所居而然非也按圖經在唐季已有此名紹興初楊始籍爲園垂三十年楊方進封和國雖事偶合亦

先兆也史發運宅在帶城橋淳熙初宅成計其費一百五十萬緡僅一傳不能保僦直十萬緡久不售後爲丁季卿以一萬五千緡得之紹定末丁又不能保趙汝櫄來爲浙西提刑官占爲百萬倉和糴場故老說發運初歸時舳艫相銜凡舟自葑門直接至其宅前用發運司撥紙黏[illegible]煮黏麵六七石自後僅易目前耳按此句語意未明似有脫文萬卷堂環列書四十二廚寫本居多始則論斤買爲故紙其後勢家每廚止得一十千席卷而去

范霅字伯達在太學嘗試禹稷顏回同道論學官見之以爲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譽京師學者至今以爲模範入館除秘書郎成象成大卽其子也

郭氏本郡中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疇昔荷相接之勤以藥一杯爲報郭氏以味惡頗難之力強之飲三呷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以硃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三世爾郭氏竟售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後絕無有欲之者

張震發字元龍郡人嘉定七年袁省按盧熊蘇州府志作袁甫牓進士按此條疑有脫文

孫仲益守郡日戶口已四十三萬（按仲益孫覿之字考吳郡志引覿普明寺記云宣和間戶至四十三萬中更蕩離幾于十室九空則此係追述之語非即覿守郡日實數也此係姝爲姓誤且其語未畢亦似有脫文）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爲其詩冲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

姚濟字子齊郡人淳熙二年進士　張季安　陳少皐字舜卿（按此條疑有脫文）

朱冲微時以常賣爲業後其家稍温易爲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

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製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石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浙人畏之如虎花石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眞揚楚泗有轉搬倉綱運兵各處地方不相交越勔既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轉搬倉遂廢糧運由

此不繼禁衛至于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即居第創雙節堂又畫徽宗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嘗豫內宴徽宗親握其臂與語勔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不舉此臂弟姪數人皆結姻帝族夤緣得至顯官者甚衆勔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爲幕帟覆其上每花飾金爲牌榜其名如是者里許園夫畦子藝精種植及能壘石爲山者朝釋負擔而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數計園中有水閣作九曲路以入春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道者冲設酒食邀之或遺以簪

珥之屬入皆惡其醜行一日勔敗檢估其家（按原本家誤作官今改正）資有黃發勾者素與勔不協旣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巳墟其園所謂牡丹者皆折以爲薪每一花牌估直三錢勔誅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誥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詭詞譏之

朱勔之葬其父盛飾一女奴一僮以殉之僮奴不知其死也忻忻然從而入壙靖康末大飢郡人怨毒入骨斵其壙而碎其骨初入壙門見骸骨二具猶志之曰此僮奴也

秦檜妻之弟王㬇字顯道紹興初知府事峻於聚斂酷於用刑然其規爲亦有可取者兵火之餘故墟瓦礫山積乃錄入城小舟按原本作錄入小城譌今從盧志改正出必載瓦礫以培塘人以爲便石之破碎者積而焚之以泥官舍不賦于民而用有餘覺報寺其私家祠也黃堂前鎔錢鑄大士像而人不敢言每刺鹿血熱酒中飲之以求補益未幾疽發于脅而死

葉少蘊言吳人俚語若等人易得久瞋人易得醜離鄙亦甚有理

徐敦立言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往見於前輩文集中余渡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爲人性坦率其徒謂之規方外時年七十餘矣談論蕭散可嘉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隠殘日已無多葉左丞大愛之

潘兌字說之吳人事徽宗爲侍從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勔護喪歸葬鄉閭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于潘潘杜門不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之勢潘一切拒

之勔歸京師果愬于上御筆奪之已而又誅御史誣
之以罪而褫潘之職雖抑之于一時而吳人至今稱
之

龔敦頤字養正和州人兵部侍郎原之曾孫居於郡
中有史學念元祐諸臣以及建中靖國上書等人多
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
平生施爲漫不可攷慨然屬意求訪遺闕遂成列傳
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三百九人按原本人誤作十今改正而
書于編者三百五人其不可詳者四人而已淳熙七
年周益公必大修國史薦之得旨給札繕寫以進後
七年洪景盧以翰林學士領史事復薦之得上州文
學

郟僑字喬年元豐中人幼學警悟按此下疑有脫文

章季思其先池州人中徙浦城後因高祖葬吳遂爲
郡人焉祖父皆隱約不仕季思嘗問學于朱文公隱
居白屋出入徒步人稱之曰聘君貴之也平生足跡
未嘗越州境而四方之人無不知有章季思士大夫
過吳以不見爲歎其爲人慕尚如此作詩至多遇紙
卽書書成人人取去以此爲樂終身不厭年七十八
以疾終于家將卒時其正寢梁折壞有聲人皆異之

郡人胡淳從季思學歲時致醪醴薪米其卒也又代
二子書世出內壙中淳字以初
姑蘇李璋敏于戲調偶赴隣人小集主人嗇者雖富而
素鄙會次適李坐其傍既進食璋視主人之前煎鮭
魚特大于衆客璋卽請主人曰璋與主人俱蘇人也
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右邊是合在左
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璋卽
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
魚亦合從便權移過右邊如何一坐輟飯而笑有一
故相遠派在姑蘇嘗題游處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

嘗游璋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吳俗好花與洛中不異其地土亦宜花古稱長洲茂
苑以苑目之蓋有由矣吳中花木不可殫述而獨牡
丹芍藥爲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貴重焉舊寓居諸王
皆種花往往零替花亦如之盛者唯藍叔成提刑家
最好事有花三千株號萬花堂嘗移得洛中名品數
種如玉盌白景雲紅瑞雲紅勝雲紅玉開金之類多
以游宦不能愛護輒死今惟勝雲紅在其次林得之
知府家有花千株胡長文給事成居仁太尉吳謙之
待制家種花亦不下林氏史志道發運家亦有五百

株如畢推官希文章承務俊心之屬多則數百株少
亦不下一二百株習以成風矣至穀雨為花開之候
置酒招賓就壇多以小青蓋或青幕覆之以障風日
父老猶能言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今之風俗不
如舊然大槪賞花則為賓客之集矣方臘之起郡中
令保甲巡護雖士流亦不免范無外率府學諸生冠
帶夜行用大燈籠書一絕句于上曰自古輕儒孰若
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垂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
夜巡太守聞之亟為罷去盛章作守頗嫚士范因元
夕府會作寶鼎現詞投之極蒙嘉奬遺以酒五百尊

其詞至今傳播

袁鰲字可久崑山人紹興十二年進士有文齋雅記
子宗仁中詞科

甫里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故宅之所後有祠堂貌像
葢當時物咸淳間有盛氏醉遊寺中因仆其像于水
中則滿腹皆其平生詩文親藁也寺僧訟于郡時郡
守倪普深怒之遂徙坐而更塑其像雖足少雪天隨
之辱而無復昔時之腹稿矣

黃子由尚書夫人胡元功尚書之女也俊敏强記經
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于琴奕

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
范文穆公成大晚歲卜築于郡之盤門外十里蓋因闔廬所築越來溪之故基隨地勢高下而為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盛則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孝宗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按原本戍誤作戌千誤作年今改正）因作湖山之觀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櫟堂他亭宇尚多一時勝士賦詠無不極鋪張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必大以春官去國過公招飲圃中夜分留題壁間云吳臺越壘距盤門才十里而陸沉荒煙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之勝甲于東南豈鴟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閟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耶公為之擊節而前後所題盡廢焉

黃端晃家有白鹿岩梅溪鹿苑臺銘記云維定武（按歷代帝王紀元無定武年號惟吳大帝建元黃武定字或是黃字之訛）六年八月日銘大晉永和七年歲在辛亥三月十九日平原內史陸機再建立（按陸機乃西晉人不及永和此係蓋出偽記）華陽真逸書字畫蓋王逸少書端晃以為視此刻則瘞鶴銘為右軍書無

疑矣端冕名纓其先建安人居先福山中父棨直秘閣端冕宣和末屢上書言事李丞相綱為行營使當居幙府遭亂還鄉紹興初有文名其後有名簡字元易者博學強記善談吐能為詩樂府所著有東浦集雲壑談傳端冕之弟黃司理籍字師文善鑒有奇中喻子才其妹之夫也

晁補之云近見蘇子美墨跡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詩云一酌澆腸俗慮奔鵾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歷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今攷其詩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亭時所書其詩語放曠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清源莊季裕云建炎三年寓長洲縣彭華鄉髙景山北白馬澗張氏舍時山上設烽火月舉以報平安留月餘即過浙東臨行書一絕于壁間云昔年領牒佐邊倏愁望長安向戍樓今日哀顏來澤國又看烽火照長洲是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歸白馬澗去城十八里有宅百餘區盡被焚毀獨留余所居于壁邊題耿先生到此不燒七字

畢良史字少董一字伯瑞東平人丞相文簡公五世

孫風度凝遠少游京師四舉禮部不中出入貴人之間遭亂南渡僑寓興國軍江西漕蔣璨喜其鑒辨博洽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博古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上方搜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能辨其眞僞者得良史甚悅月給餐錢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爲門客又得束修百餘千而食客滿門隨有輙盡用族人恩澤補上州文學紹興中爲東京留守屬官推知東明縣東京再陷卽罷從事留北境三年著春秋正辭論語探古有宋城哲夫李師徵願良執經師之朱執一卷書背立且讀且止李執一卷書向其師若有問者而良史坐一榻上後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坐其間良史之季子也女奴之髽者曰孫壽冠者曰馬惠眞好事者寫爲繙經圖陷北境時嘗褐衣走間道卽以蠟書上之泗上繼好勅隨蕭誼以歸歸日進所著書改秩陞朝後以直敷文閣知盱眙軍以卒子希文希旦至今子孫多居吳中云

潘夢旂字天錫郡人慶元二年鄒應龍榜進士及第所著有漢兵編

程泳之沂伊川先生之孫知崑山縣秩滿其弟鉅爲府監倉乃携其家就居焉

王陖字希武叅知政事綯之子有第宅在崑山紹興三年癸丑八月五日長洲縣地震自西北方來樹林皆搖蕩父老云元祐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嘗如此又紹興十三年癸亥三月十五日淸明大雪盈尺

郡人潘擇可崇寧五年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衣褐挽車三十兩其弟端夫衣緣隨其後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孫价字元善居郡中其子紹遠字稽仲提舉福建常平紹祖字文仲

錢俁字維大郡人趙逵牓進士及第嘗任著作郎將作少監

李益字彥中郡人嘉王（按宋史徽宗重和元年策進士有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欲楷先多士遂以王昻爲牓首則此應作王昻）牓上舍出身

魏志字幾道郡人紹興四年進士盧彥仁龍圖閣直學士秉之孫

姑蘇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且笑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游汀州花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好事

者錄藏之士子慕容嵓卿見之驚曰此余亡妻所爲外人無知者君何得之客告之故嵓卿悲歎曰此寺葢其旅櫬所在也竹坡詩話

魏鑄紹興間人善書學虞世南孔廟記太和宮碑是其跡

龐師旦字周卿吳人紹興戊辰登科紹熙庚戌爲江東轉運主管官蜀相士楊生謂于相法當有肉峰生頂上愈壯則愈顯後果有肉隆然癸丑歲爲嘉禾守楊復訪之則峯益高龐嘗歷御史主簿秘書郎春秋幾七十年矣然纔至左司郎中卒于乙卯夷堅志

吳仁傑字斗南其先洛陽人居吳中父信舉進士官至國子學錄弟仁輔子楞

陸知微吳人靖康中爲開封尉氏丞

林璞字伯振琰字玉珪乾道五年同登進士第琰善篆王曉字浚明何籑衣歎道僧二事見夷堅辛志按此條疑有脫誤

淳熙己未歲夏秋之交天久不雨所在苦旱吳郡醮祭踰月不效通判趙師瑀怒見于色適有寓客林通判光祖自少奉道得法于路眞官有起龍致雨符其應如響趙具詞瀝懇于林林爲飛牘奏三境上言檄

告水府令其子永壽偕趙客陳擇齋往林屋洞投之洞蓋太湖龍窟土民云欲雨時則洞口出雲如饋餾有人涉巨浸抵靈佑觀集道流具香几詣洞焚檄竟褰裳以入其前嘉木一本童童若幢云

郡城北數里有古石幢唐徐浩書太守陳師錫徙置府第鄉人夜過河上者多見鬼物乃相與請于州復置舊處其怪遂絶

至和中樂安公守姑蘇日虎邱崖下水涌出竹簡數十小片皆朱書有孝建年號蓋宋武時紀年也蔣穎叔自記于手藁其孫世昌錄收之

和靖尹先生去經筵寓虎邱之西庵牓曰三畏齋嘉定初丁焴晦父以通守吳郡乃建祠堂于其後

范文正公典鄉郡首建學聘安定胡先生條立學規講堂照壁猶是當時故物元統二年劉漢臣者爲教授乃折以造其女奩具未幾失火獨焚其廬而文正公之祠歸然無恙

樂備字功成本淮海人寓居崑山以文學名于時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仕至軍器監簿

顏度字魯子兖國公五十三世孫由唐魯公之兄子按萬姓統譜顏魯公兄子顯爲常熟令原本作魯公之子誤今改正仕常熟遂爲吳

人舉進士以文章政事名一時仕至工部侍郎孝宗
嘗謂度每出一言不動如山弟廩字叔修子叔平字
景晏從子叔玠字景珪叔瑜字粹中叔剛字某皆居
高第叔并字景容叔璵字器之特奏名其子孫皆居
在眞慶坊

顏直之字方叔世為郡之長洲人生而端厚頴悟異
常好讀書靡不涉獵以弓矢應格差監省倉即丐祠
養親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自號樂閑居士作退靜齋
婆娑其間幅巾危坐焚香撫琴意泊如也平生好施
與尤樂以藥石濟疾苦賴以全活者甚衆備物致用

萃以智創輒出人意表工小篆得詛楚文筆意嘗與
叅政樓公鑰書攻媿齋榜媿字釆之齊侯鎛樓公意
以為與己合賦詩美之所著有集古篆韻二十卷瘍
醫方論外科會海瘍醫本草等書公氣豐碩善攝生
不邇聲色而年止五十一以嘉定十五年五月甲寅
卒墓在吳縣至德鄉雅宜山子汝霖汝礪汝勛汝勛
字元老有清行少傳趙師貢以郊恩奏得官主溫州
永嘉簿江陰軍錄叅兩浙轉運司帳管改官主管文
字知和州含山縣監左藏西庫辟淮東安撫司機宜
文字通判滁常二州慶元府俱不赴奉祠雲臺觀官

至朝散大夫至元二十八年八月四日卒年八十七

鳴鶴餘音

元 虞集 撰

蘇武慢

自笑微生凡情不斷輕棄舊磯垂釣走馬長安聽鶯上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宣金鑾陪宴屢草九重册詔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蓑江表　天賜我萬疊雲屏五湖烟浪無限野猿沙鳥平明紫閣日晏元洲睎髮太霞林杪蒼龍騰海白鶴衝霄顛倒一時俱了望清都獨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

掃盡風雲綽開塵土芟得半邱藏拙育松為蓋白石

為床一切物情休歇幾度蓬萊布袍長劍閒對海波
澄澈是誰家酒熟仙瓢邀我共看明月 歸去也玉
宇寥寥銀河耿耿鐵笛一聲山裂三花髙擁九炁彌
羅縹緲泰清瑤闕手把芙蓉凌空飛步今夜幾人朝
謁便翻身北斗為杓徧散紫甌香雪

山月來時海風不動平地玉樓璚宇桂子飄香露華
如水乍按洞簫如縷杳杳冥冥冷冷歷歷青鳥頻傳
芳語太微中鸞鶴相求盡是舊時真侶 君聽取列
豹重關鼓雷千吏天界更多官府石女簪花木人勸
酒為我此間聊住高唱微吟揮毫萬丈塵世等閒今
古看空山一色青青何意斷雲殘雨

浩月清霜釣舟如葉閒渡小溪澄碧銀漢無聲玉虹
橫野斗柄正垂天北半幅烏紗數根華髮一緉野鳬
飛舄問回仙城南老樹能見幾何今昔 西華頂十
丈髙花九天秋露結就翠房瑤室脫屣非難凌空何
遠三咽雪融冰液辟穀神方飡霞真訣一去更無消
息笑人間長住虛空誰似一輪紅日

放櫂滄浪落霞殘照聊倚岸回山轉乘雁雙鳬斷蘆
漂葦身在畫圖秋晚雨送灘聲風搖燭影深夜尚披
吟卷算離情何必天涯咫尺路遙人遠 空自笑洛

下書生襄陽耆舊夢底幾時曾見老矣浮邱賦詩明
月千仞碧天長劍雪霽瓊樓春生瑤席容我故山高
蒸待雞鳴日出羅浮飛渡海波清淺
對酒當歌無愁可解是个道人標格好風過耳皓月
盈懷清淨水聲山色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曾
為客盡虛空壯斗南辰此事有誰消得曾聽得碧
眼胡僧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掣取鯨魚風雷變
化不是等閒奇特寒暑相推乾坤不用歷刼不為陳
迹可憐生忘却高年長伴小兒嬉劇
憶昔坡公夜遊赤壁孤鶴掠舟西過英雄消盡身世

茫然月小水寒星大何似漁翁不知今古醉傍蓼花
燃火夢相逢羽服翩翻未必此時非我　誰解道歲
晚江空風帆目力橫槊賦詩江左清露衣裳晚風洲
渚多少短歌長此玉宇高寒故人何處渺渺予懷無
那歎乘桴浮海飄然從者未知誰可
十載燕山十年江上慣見半生風雪對雪無舟泛舟
無雪不遇並時高潔斷港殘沙今茲何夕一似剡溪
歸越但掀篷數尺梅花人迹鳥飛俱絕　君不見五
老峯巔浮邱絕頂笑我早生華髮返老還童易麗為
妙定有九還丹訣霧景浮空天光眩海一體本無分

別便堪稱六一仙公千古太虛明月
歸去來今昨非今是惆悵獨悲奚語迷途未遠晨景
熹微乃命導夫先路風颺舟輕候門童稚此日載瞻
衡宇酒盈樽三徑雖荒松菊宛然如故　聊寄傲與
世相違舊交俱息更復駕言焉取琴書情話尋壑經
邱倦鳥岫雲谷與農人告我有事西疇孤櫂賦詩春
雨但樂夫天命何疑乘化任渠留去
六十歸來今過七十感謝聖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飲
饑餐自已了無星事數卷殘書半枚破硯聊表秀才
而已道先生快窩能吟直是去之遠矣　沒尋思鞋

个青藜鞭雙芒屨來去渡頭觀水逝者滔滔來之袞
袞不覺日斜風細有个漁翁驀然相喚你在看他甚
底便扶攜穿起鮮魚博得一樽同醉
一徑通幽畫屏橫翠行到白雲深處世外蟠桃井邊
佳橘別有種萱瑤圃榴板輕敲素琴閑弄奉獻鳳膏
麟脯舞翩翩鶴髮飄飄仍似舊時仙母　君看取華
屋神仙滿堂金玉比是蟪蛄朝暮五色蓬萊九秋鵬
鷃別有出身之路酒熟麻姑雲生巫峽稽首洞天歸
去任海波清淺無時何處綠窗雲户
雲淡風輕傍花隨柳將謂少年行樂高閣林間小車

城裏千古太平西洛瞻彼泱泱言念君子流水儼然如昨但清遊天際輕陰未便暮愁難索　長記得童冠相隨浴沂歸去吟咏鳶飛魚躍逝者如斯吾衰甚矣調理自存斟酌清廟朱絲舊堂金石隱几似聞更作農人二合告我有事西疇窈窕挂書牛角

十年窗下見古今成敗幾多豪傑誰會誰能誰不濟故紙數行明滅亂葉西風遊絲春夢轉轉無休歇為他憔悴不知有甚干涉　家家無住閑身盡虛空界一片中宵月雲去雲來無定相月亦本無圓缺非色非空非心非佛教我如何說不妨跬步蟾蜍飛上銀闕（末附無俗念一首）

附錄馮尊師二十首

蘇武慢

飯了從容消閒策杖野望有何憑仗帆歸遠浦鷺立汀洲千樹好花徹放芳草池塘錦江樓閣隱隱雲堆青嶂向東郊極目天涯不見故人惆悵歸去乜翠麓崎嶇林巒掩映消遣晚來情況幽禽巧語弱柳搖金綠影小橋清響揮掃龍蛇領畧風光陶寫丹青吟唱這雲山好景物外煙霞幾人能訪

（原本此後有其二其三等字）

返照迴光終馬活計何處可為依託凋零鄭圃竹塢松溪林下勝遊行樂霞友雲朋水色山光幽影煙羅巖壑更堂堂氣槩摩天一點浩然寥廓　堪愛處蝶戲花梢苔生石徑風細日高簾幙清虛器量咀嚼乾坤高邁市朝歡約疎葛寬裁披王橫拖嘯傲東籬吟酌把真情欲寫奈何塵世故人蕭索識破塵寰樊籠跳出飄蕩幸無拘束萍踪自在雅操孤高還若野雲麋鹿過坎乘流混俗和光知止有何榮辱恣陶陶海上人間不管歲華催促　從此後筆硯生塵蠅蛙絕念安分翠微雲屋般般放下事事都休靜對小軒梅竹一味疎慵萬古淳風便是真常清福任羣情晝夜世俗奔波競爭蠻觸夢斷槐宮倚天長嘯勘破物情今古擔簦映雪射虎誅龍曾把少年身悞金谷繁華漢苑秦宮空有落花飛絮嘆浮生終日忙忙誰肯死前回顧　爭似我玉塵清談金徽雅弄高臥洞天門户逍遙畎畝肆任情懷閑伴蓼汀鷗鷺收拾生涯紫蟹黃柑江上一簑烟雨醉歸來依舊蘆花深處月明幽浦試問禪關參求無數往往到頭虛老磨磚作鏡積雪為糧迷了幾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納須彌金色

頭陀微笑悟時超十地三乘疑滯四生六道　誰
聽得絕相巖前無陰樹下杜宇一聲春曉曹溪路
險鷲嶺雲深此處故人音容千丈水崖五葉蓮開
古殿垂簾香裊兕葛藤叢裡老婆遊子夢魂顛倒
出世登真須憑剛志決要頓開靈慧消塵正念絕
愛忌愛恬淡自然知味雷震一聲火發三田半夜
鳥飛千里透簾幃鉛鼎温温逸飲玉壺香膩　堪
下手策鳳攀鸞烹金間木遊賞洞房佳瑞傾光吐
秀塞海衝山真氣遍充天地乘履風雲摘騎日明
不比尋常兒戲把元珠收取大羅歸去聖賢同域

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說破鬼神驚駭挾藏宇宙剖
判元元真樂世間無賽靈鷲峯前寶珠拈出明顯
五般光彩照乾坤上下羣生知者壽同山海　最
至極翠靄輕分瓊花亂墜室裏結成雯蓋金身玉
骨月帔星冠荷合水晶天籟清靜門庭聖賢矩範
千古儼然常在願學人達此希夷微理共遊方外
避世安時同塵處順淵然至人誰識鶉居鷇食蘚
逕蘿龕深容養廉寧極浮定有　出入無方逆順
神機難測樂簞瓢笑傲林泉未肯折腰形役　當
此際棐几松軒唇歌舌彈渴飲玉壺春色一懷皓

月兩袖清風真箇箇中消息方外生涯靜中意味
不許等閒扳摘待迷雲吹散玉繩高潔自知端的
堪歎羣情迷津宛轉飄蕩甚時休歇爭頭競角抵
死漫生一向戀家貪業利鎖名韁慾浪恩山酒市
花衢顛蹷騁僂儸似蟻循環不念鬢華如雪　誰
肯向大朴林中無為鄉裏閒伴老聃莊列珠求罔
象夢斷華胥高枕洞天日月三界廓然八表冲虛
湛湛靈光通徹逍遙劫外妙哉真樂世間難說
過隙年光如毛塵事暗把物情移換浮浮擾擾背
覺隨塵酒色利名縈絆憑君看取歷代英雄楚越

周秦唐漢漫遺留壞塚頹碑千古是非不斷　聞
早悟碧玉壺中白雲堆裏別有翠霞宮殿三天稚
會五彩光攢朝赴紫微瓊宴閬苑瑤池絳闕清都
信任逍遙游戲笑愚頑苦海販骨無休往來流轉
悟入曹溪鶴冲霄漢雲水道人活計臨川舉檝對
境擲鈎滂漉錦鱗紅鯉風送漁舟透入雙峯影裡
駭然明霽見煙霞極目金丹一粒貴珍難比　元
妙處太一含真元元成象昇降箇中無滯堅持九
載志鍊三千精進五華瓊液都在靈源洞澈神光
真境了然超彼岸長生久是天　機深奧上仙真理

創建靈壇初修丹竈保養太和真命風生虎嘯火
起龍騰變理要依時令金木交并斗幹天闗旋繞
滌除心徑覩元珠一粒流霞閃爍送歸金鼎　壺
內景造化希夷元機要妙點製魄仙魂聖元中體
用旨裏明真悟得本來真性還返無窮漸入青陽
仙境照盈虛靜這一輪明月百年蒙蔽豁然開瑩
運炁天霞乘風飲露須列五行為則南山赤鳳壯
海烏龜堅志用心求得鉛汞相逦造化爐中烹就
一丸端的這陰陽神用虛無長養浩然真息　元
關悟到此方知育聾耳目得過至人開剔用持妙
道默運元機瓊液轉流增益雲水清閑太虛空寂
寥廓本無蹤跡這金丹一訣平生疑難渙然冰釋
日月高奔金波滿汎七返九還延祚真精應物大
道潛身恍惚妙通元路直待陽生造化神丹龍虎
紫霄天府這瑤函寶篆天機須仗至人間悟　長
生道固蒂深根仙家活計烹鍊永銘為務鑪輝五
彩鼎耀三光識取本來宗祖明月樓前覩箇金蟬
飛舞翠峯明字把凌雲一志精誠精進上仙科舉
元氣　滄麻衣遮體萬事轉頭何濟黄芽白雪黑
水紅雲軒帝注傳名世深謝名師說破希夷妙理

本來精輝抱仙胎養就雲鐵繚繞萬神咸備　持
造化箇箇圓成人人具足一炁返還資質周游八
景徧賞三山不離目前親詣堪笑迷途豈識陰陽
宗祖任教邪魁煉金丹志是乾坤英秀閒生豪氣
絶粒停厨飡霞飲露返照自然相制鉛生五彩永
發三光方顯大丹苗裔開啟朱扉躍出金烏飛入
玉蟾宮裏把陰陽交會神鍾烹就浩然真體　虛
元內黙炁盤旋元珠閃爍射透混成宗睿忘機修
道隱跡求仙常默心無凋弊貪戀榮華悞了赫赫
神丹恣情抛棄有人人識道專精謹守決然超彼

洞曉元機深明丹奧賴與祖宗符契龍耕虎種玉
液金芝好箇道家活計丹灶容光覩箇嬰兒旋繞
鸞天駭地馭紫雲翠鳳相迎真的上仙苗裔　三
陽首玉藥天香琪花寶樹掩映瑞雲佳麗天光瀲
灔桂影扶疎鯤化大鵬相繼休謂狂言性理分明
消息至人才藝任英豪決列精誠果敢性情高志
志氣凌雲精神英秀得脫遍求真理虛空鑪火自
己天真遭遇便能修製師不高明咫尺如隔千里
安分真偽這黃芽赤髓時人皆有奈何愚昧　真
烈士斡運機關鑿開混沌奪得夜光如意輝輝寶

葢赫赫靈光影隱大淵無滯無縱心猿盜了金鼎
還丹漫勞虛費起三陽真火時時烹鍊九還逃避
冒雪衝霜迎風沐雨得遇至人開悟通徹入妙超
死回生可謂鍊丹規矩離坎相交反覆陰陽須籍
木龍金虎把乾坤鼎器五行羅列真圭真土元
妙處種就黃芽燒成丹藥此理向誰分訴玻瓈鳳
碧玉龍珠飛出瑞雲深處掣雷搖空號得三尸
奔走六賊逃　顯仙胎飛舞五雲繚繞樂聲齊舉
靜室修心雲山養道幾個遇人傳訣鑪攢八卦鼎
備二才修建道家基業陰與陽并斡轉樞機旋丈
虎龍盤結這天機逆順學流不曉豈能分別　希
夷理瑞氣騰騰祥雲靄靄紫霧罩籠金闕千神咸
備萬化全成方應大丹熟也琪樹瑤花遍滿虛無
真景翠紅相列觀心澄曉日月清風滿目洞天清徹

音